

◀与茶陵古城东门隔江相望的东门笔支塔

茶陵古城墙下的铁犀



## 地名记忆



旧事

### 挑着大粪看打球

汪广文

世上竟有这样的人,自己拿篮球都拿不稳,却死活爱看打篮球。

这个人就是我。我对篮球的喜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,每年的“CBA”和“NBA”,长达七八个月的时间里,我差不多天天守在电视机前,雷打不动地看这节目。赛季结束后,我又会想尽办法搜索电视里其他的篮球节目,或者抱着老迈的身体,东奔西跑地去看各地的篮球比赛。

我为什么这么爱看这东西呢?一句话,这东西太好看了。那它究竟好看在哪里呢?又是一句话,它是力的爆发,美的绽放,是给人以力和美完美结合的视觉盛宴。

而且,这种爱好从小就养成了。记得读小学的时候,我就爱看学校的篮球赛。进入中学后,我的这一兴趣就更浓了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在醴陵一中上学,一进城,就发现城里比乡下大不相同,城里球场多,球队多,会打球的也多,赛事也开展得多,就像现在的“厂BA”一样,红红火火,高潮迭起,对我这个铁杆篮球迷来说,简直是“老鼠跌在米箩里”,再幸福不过了。

1964年,我高中毕业,那时阶级斗争已经抓得很紧了,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,大学一个都没录取,我也是其中一个。失学在家,我就像挨了当头一棒,且不说一股报国热情化成了泡影,就连一点看篮球赛的希望也破灭了。可是,我爱篮球已成瘾了,不看就不舒服,怎么办呢?我想,继续读书恐怕永无指望了,但看点球赛应该还是有办法可想的,只要有机会进城,不就能看到球赛吗?于是我跟生产队队长说:“队长,有什么进城的差事,请派我一个吧?”队长说:“只有挑粪的事。挑粪太苦,别人都不想去,你愿意去?”我忙不迭地说:“想去想去。”队长关心我,又问:“你吃得消?”我说:“挑一担满的吃不消,挑大半担还是可以,反正挑粪是按重量计工分,能挑多少就挑多少吧。”队长正想派人去,于是爽快地答应了——那时化肥不足,乡下的生产队都会派人到城里挨家挨户去收粪(买粪),收好了就屯在亲戚家的粪池里,然后派人去挑。

第二天,我高高兴兴来到城里,一进城就打听哪里有篮球场。很快得知,下午有多场赛事,先工人俱乐部就有两场。我真是高兴死了,很快来到屯粪的地方,打了大半担粪,然后草率地在饭店吃了饭喝了水,就挑着粪来到了刘家巷的俱乐部球场。球场里已来了很多人了,我担粪放哪里呢?赛场边肯定不能放,这么臭熏熏的东西放那里,岂不被人嫌死骂死?于是我挑着向场边墙脚下走去,哪知墙脚下也放满了东西,除了箩筐、撮箕、篮子,还有几担粪桶,看起来像我这样的球迷还多着呢。

我正愁没地方放,突然一位美女出现在我面前,惊奇地问:“汪大哥,你也来挑粪?你刚出校门,怎么挑得起呢?”我一看,正是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,我笑着说:“挑不起就靠点蛮吧,谁叫我这么爱看球呢?要不是挑粪,我哪有进进城看球啊?”接着就把向队长请求进城挑粪的事讲了一遍。她笑着说:“为了看几场球,宁可吃这么大的苦,真是铁杆球迷中的铁杆。”接着她就挪动了墙脚下的一担高撮箕,让我把两桶粪放到了那里。我问:“这撮箕是你的?”她说:“是的。我没书读,又没事做,我妈在蔬菜公司上班,我就帮她卖点菜。我也是篮球迷,经常到这里来看球,没想到今天竟会碰到你。”原来,她也是个篮球迷,不光爱看球,还很会打球,早就我们学校女队的骨干,学校还打算送她到体育学院专攻篮球,哪知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落空了。好在她家住在城里,虽不能进体育学院深造,但看球练球的机会还是有的。

很快比赛开始了,我们挤进人堆里,高高兴兴地看起来。这是一场国光瓷厂队对阵电瓷厂队,都是当年醴陵城里的强队,高手很多,他们精准的投篮、势大力沉的扣篮、左旋右转的过人、和前冲后撤的突破、“梦幻脚步”“迷踪步”的闪躲腾挪位置转换、眼疾手快的抢断篮板球、声东击西的假动作……无不叫众人拍手叫绝。场上打得这么出色,身边又有一位内行不断向我讲解,我真是看得如醉如痴。

比赛结束后,我们意犹未尽,久久不愿离去,人快走光了,我们才来到墙边,女同学看到这大半担粪,关心地说:“你刚出校门,怎么挑得起呢?可惜我打球看了这么久,你却挑不起,不然我一定帮你挑一段路。”说着话,她声音都哽咽了,我看着她难过得样子,赶紧轻描淡写地说:“累了就多歇几口气吧,反正年纪轻轻的,累不垮的。”我约她明天再来,她高兴地说:“好的好的。我以后每天带条凳子来,让你坐着看,不然站个多钟头就已经很累了,还要挑一担粪走这么远的路,怎么受得了?”从此她真的每天给我带来一条凳子,有时还带来一点好吃的东西,弄得我很不好意思。

当我把一池子粪挑完后,我的看球“赛事”也会告一段落。但生产队很快又会派人来收粪,我又会重复新一轮的看球“赛事”,那位女同学也会不离不弃地又陪伴我一段时间。

感谢那一池子粪,让我这个铁杆篮球迷在球瘾发作的时候隔不多久就能过一把干瘾;也感谢那位美丽善良的女同学,让我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看球还看得那么舒服,而且还得到她那么多的出自内心的同情和关爱。

我明恋了篮球一辈子,也暗恋了那女同学一辈子。

# 茶陵老街,那些年,那些事

唐勇

文志老师送我本茶陵县作协主席张冬娇老师所著《茶陵老街》一书,我眼前一亮,这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本书吗?

我在茶陵老街生活了几十年,对老街上的大街小巷、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,但对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却知之甚少,这本《茶陵老街》正好给我补上这块短板,加深了我对家乡故土的感知,使我更加热爱老街,热爱茶陵,也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些年,老街上的那些事……

### ■井冈山红军

1952年9月,我在七总街豆巷江西会馆万寿宫的首善镇小学(原豫章小学)上小学了。不到一个学期,学校就搬到附近左边护城堤农贸市场萧家祠上课。上课不多久,又搬到古城墙下的彭家祠的育民私立学校,改名茶陵县解放小学。五年后,解放小学又搬到了腊国街的茶陵三中(现在的县公安局)办学,不久又搬到现在的位置(腊国原兵兵役局)……六年的解放小学生活,学校搬了五次。

学校搬迁时,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搬自己的座位。我们的座位是连体位,大约有二三十斤重。当时,我年纪小,还不到七岁,座位实在是搬不动,但我还是咬紧牙关,忍住泪水,想方设法把座位搬到了新的学校。记得从彭家祠搬到腊国街茶陵三中时,要穿过整条老街,我和同学们是用竹竿抬着座位,才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我的家在龙家祠的茶陵一中,从一中到解放小学上学,要经过书巷(九总街)、七总街、六总街、五总街、四总街、三总街、二总街,把整个茶陵老街走完。有时也抄小路,从书巷、七总街、豆巷、护城堤,到城墙——为了方便挑水到水坝口码头的挑水,学校搭了个简易的木桥——这样就很快到了学校。现在想起,那时在上学、放学的路上,沿途看到老街上的繁华和湘江中的美景,诗情画意,真让人回味无穷。

我们二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叫陈叔同,是一位满头白发的女教师,大约五十来岁,个子不高,身材瘦小,穿着很朴素的女便装,衣服上总是挂着一支黑色的钢笔。大概是因为我上课喜欢举手发言的缘故,她安排我交发语文作业本,这样我每天要去老师房间四次(学校老师单独办公),我发现她喜欢刷牙,一天刷好几次,所以牙齿格外洁白,让人一见,就有一种和蔼可亲的亲切感。

听高年级同学议论说,她是个老红军,曾与贺子珍一起工作过。我那时候年纪小,根本听不懂大家的议论,所以也未曾问过老师。老师对于她的光荣历史也未曾说过,她上语文课时只讲课本上的知识,没有题外话。她特别强调每一篇课文都要背诵,若是有人课文背不出,她还要动一动手小的“家法”。我对语文的爱好,也许是从那时开始的吧。

早些日子我和文志老师聊天,聊到了解放小学的陈叔同老师,他告诉我,陈叔同老师是马江乡浪滩人,大革命时期,两次和工农红军攻克茶陵城,担任过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妇女部长。后来在井冈山,陈叔同老师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政治和机要秘书工作,受毛泽东的派遣,跟随茶陵游击队回到茶陵,和谭思聪等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建国后,她曾写信给毛主席,毛主席还亲自回信给她呢!

小学五年级时,我们的班主任是刚从师范毕业分下来的段陈华老师。他年轻有激情,每一个星期六我们都有班级活动,去东门塔那边山上野炊,去云阳山野营,去文庙参观,去古州街游览……真把茶陵老街跑了个遍。

### ■民兵英雄

在老街上,我经常看见一支民兵巡逻队,他们是交基巷和八总街居民组成的民兵小分队,总部在西门城楼城关派出所内。队长叫颜禾行。听大人们讲,他们有很多抓坏人和帮助好人的传奇故事。

记得那时的老街人山人海,热闹非凡,社会秩序还是井然有序,这与这些民兵们尽职尽责保一方平安是分不开的。1960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优秀民兵表彰大会上,颜禾行作为全国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会议,在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,并奖励给他一支56式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。

颜禾行从北京回来后,天天背着毛主席交给他的枪带领大家日夜巡逻,老街上的社会治安更好了,出现了“夜不闭户,路不拾遗”的太平盛世。

### ■国务院副总理

五总街上,有一家叫徐文元的书店。书店左面是县缝衣社,右面是县税务局,对面是福音堂,斜对面分别是县人民银行和县总工会,正是老街

最繁华的中心地段。每天有很多人来书店看书,买书,我也每一天必须在书店里待一会,主要是看连环画。有一天我路过时看见书店门口站着很多人,还有背枪的,他们在保卫着一位大首长,大人们告诉我,这位首长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。

后来我才知道,谭震林是攸县人。他14岁在五总街徐文元书店做学徒,出师以后继续在书店做工,在茶陵做了八年工。在书店里,他读了很多书,懂得了革命道理,为他后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。1927年11月,在毛泽东同志领导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县城后,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。后来他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,坚持革命斗争,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风云人物,建国后成为国务院副总理。

五总街走出了一位名人,真了不起!

### ■渔舟唱晚

九总街的河边当年有一排茂密的皂荚树,下面的河湾水缓无激流,所以停泊着很多的捕鱼船,有放钓的,也有用网罟鱼的,还有撒网捕鱼的,更有用鸬鹚捕鱼的……

每天下午放学后,我最喜欢在这儿游玩,尤其爱看渔人们用鸬鹚捕鱼,每只小船上有多只鸬鹚,士兵一样立在船舷上,渔人用竹篙向船舷一拨,鸬鹚就扑着翅膀钻到水里去了,平静的水面顿时荡起一圈圈粼粼的波纹,无数浪花在夕阳的柔光中跳跃。不一会儿,就有鸬鹚扑着翅膀钻出水面,喉咙咕咕地跳上小船,渔人一把抓住它的脖子,把吞进喉咙里的鱼挤出来,又把它甩进水里。鸬鹚不断跳进渔船,渔人都要忙不过来了。

我目不转睛地看着,边看边想,鸬鹚为什么不把鱼吃掉呢?我还看到,渔人有时也会将小鱼丢给鸬鹚吃……

太阳快下山了,捕鱼的船儿也陆续回来了,水面映着金色的余晖,犹如金箔撒地,渔人摇着小船,兴高采烈地唱着:

滔滔沅江水,晚霞白鹭飞,竹篙一点白浪翻,捕鱼船儿归。桨儿轻轻摇,风风悠悠吹,捕鱼人儿笑微微,满舱鱼儿肥……

### ■沅江河上赛龙舟

沅江发源于罗霄山脉,经过酃县(今炎陵县),蜿蜒流到茶陵古城南门,又由南而向东,绕城右旋一圈,流向云阳山,然后在云阳山麓穿峡而过,经平水、虎路流去攸县,最后流到衡东汇入湘江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百废待兴,茶陵陆路交通闭塞,只有一条茶攸公路通往外界,物资、人员往来多通过沅江河的航运来解决。沅江最繁华的码头是豆巷码头,盖家人——世代生活在水上的人家的船只都停在这里,因为离农贸市场近,便于买卖,生活方便。

沅江河上演了很多故事,最让人难忘的是端午节的赛龙舟。每到端午节,我父亲和县城里的几位体育老师就开始忙起来,因为他们是端午节龙舟赛的组织和裁判员。

四月底各代表队便开始报名,参赛的大都是沿河的单位。每个代表队由22人组成,一位鼓手,一位吹哨子兼舵手——开始几年是打锣,后改为吹哨,20名参赛队员,鼓手的鼓点和哨子声配合发出“咚、咚、哪”的声音,“哪”的那一下,便集体用力划桨。

比赛规则一般是抽签编组,大都为淘汰赛,有时也按照组委会的决定进行循环赛。竞赛的地点,在我的记忆中,开始是在九总街的皂荚树码头到豆巷码头,后来因为沅江河床冲击使小沙洲增大,改为豆巷码头为起点,铁牛潭码头为终点这一段水域。

端午节那天,我吃完中饭,穿着母亲为我做的新衣服,早早来到河边。此时两岸已经是人山人海,挤得水泄不通。我钻入人群,千方百计找一个观看赛龙舟的好位置,可那诱人的掌声一个的鸡公糖更吸引我,我有时也会挣扎着在人堆里买一小把,和我的朋友享用。

下午两点,龙舟赛正式开始。发令枪一响,龙舟便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冲,“加油,加油”的喝彩声响彻云霄,运动健儿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大家拼命地划着船桨,飞快向终点划去。不过片刻,一条龙舟便率先到了终点,排山倒海的掌声和欢呼声刹那间响起,还有爱热闹的人群不失时机地点燃了鞭炮,整个河岸热闹得过年一般,久久才消停下来。

不过,我发现每次囊括冠、亚军的单位不是沅江瑞里队就是县航运队,也许他们与沅江河有缘,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吧!

那些年,老街上的事还有很多很多,我这里说的不过挂一漏万,加上笔钝词拙,难以描述。想要知道更多,还是请你读《茶陵老街》这本书吧。

真情

### 豆腐的情怀

贺春娟

家乡在罗霄山脉深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三十多年前,上屋场的贺老伯开着一个小小的豆腐作坊,每天挑着豆腐到处吆喝,走村串户。

他家山崖下有一口花岗岩砌就的古井。井水清澈如镜,夏天冰凉,冬天冒着腾腾的热气。良好的水质加上他精湛的技艺,豆腐嫩滑可口,远近闻名。每天清晨,娘听到他在吆喝,就拿着一只破搪瓷盆慌忙跑去,买一些豆腐脑,分发给我和弟妹。都是娘身上掉下的肉,不偏不倚,平均分配,每人一小勺。

我们也在他的吆喝声中赶紧起床,喝一小杯白花花、晶莹剔透的豆腐脑,登上崎岖的山路,去两三里外的村小学上学。

记得临近过年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去贺老伯的豆腐坊做年豆腐。妈妈在前一天晚上浸泡黄豆,第二天便带着我做帮手,挑着柴火,豆子去作坊磨豆。磨声隆隆响起,乳白色的豆浆从磨盘的四周流进下面的缸里,接着便滤浆,烧浆,点膏,装框,压水……忙活半天,累得精疲力竭,终于大功告成。我蹦蹦跳跳地跟在挑着豆腐的妈妈后面走回家。

因为太穷,豆腐竟是当时的奢侈品。除过年过节能吃上豆腐外,只有在期中、期末的考试,或参加各种比赛我获奖时,娘才会去贺老伯家买两块豆腐奖赏我。说来真没出息,能经常吃上豆腐竟是我当时努力读书的动力。

最平常不过的豆腐,妈妈却能变魔术似的做成不同花样、不同风味的佳肴。有时煎得外焦里嫩,与切碎的青椒或红椒一起装在白瓷碗中,色彩斑斓,让人垂涎欲滴;有时豆腐煮猪血,放上生姜、辣椒、葱花,炖成汤。寒冬里喝上猪血豆腐汤,驱寒散结,心里暖乎乎的;夏秋之季,天气干燥,尘土飞扬,喝了猪血豆腐汤,可清除呼吸道的尘埃。

后来上中学了,去八九里外的乡镇中学,且隔着一座大山,只能在学校住宿了。太穷,为了省交学校的伙食费,只寄宿不寄餐。娘便在豆腐的烹制上绞尽脑汁。把买来的豆腐用酱油、盐、味精腌制,再用炭屑糠片烘成豆腐干,拌以辣椒、黄豆、花生米炒熟,装在竹筒制作的菜罐里。或做成霉豆腐,沸水将豆腐块烫后,沥干水,清上盐和味精,拌些辣椒粉末,淋些茶油,腐化后食用,经久不变质。娘给我的定量是每天麻得大的一小块,搁在菜罐的最上面。吃饭时,夹上米粒大的一点,舌尖一触,又咸又辣,胃口大开。每到饭点,打开菜罐,奇香扑鼻,同学们都为之眼馋心热。

当我考上师范的那一天,左邻右舍都说:“你家的豆腐妹变成金凤凰了。”娘眼里充盈着热泪和喜悦。

而今,豆腐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家常菜,甚至成了生活节俭的标志,可伶为我劳苦了一生的娘,在2002年就撒手人寰。

每念及娘,就心如刀绞,泪水长流。



图片来自包图网